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綠牡丹 第九回 賀氏女戲叔書齋

卻說余謙拿了椅子，攔住賀氏的房門坐下，口中大叫道：“我看你奸夫往那裏走！”那個王倫正與賀氏二人歡樂之時，不防外邊大叫，聞得聲音是余謙，二人不由不驚顫起來，故而連床帳都搖動了，所以響亮。那二門外“噯呀”者，是賀世賴也，先見余謙走來轉去，祇說他酒醉顛狂之狀，不料他聽見房內有人。忽听余謙大叫道：“奸夫那裏走！”料道被他知道了，腿腳一軟，往後邊倒跌在門檻上，險些把腿跌斷了，所以“噯呀”一聲。顧不得疼痛，爬將起來，自想道：“今日禍事不小！料王倫同妹子並自己的性命必不能活。想王倫被余謙攔住房門，必不能出來。我今在此無有拘禁，還不逃走，等待何時？倘若余謙那廝再聲叫起來，合家都知，那時欲走而不能。”正欲舉步要走，忽听軒聲如雷，又將腳步停住了，細細听來，竟是余謙熟睡之聲。心中還怕他是假睡，悄悄的走近前來，相離數步之遠，從地上順手抬起一塊小磚頭，輕輕望余謙打去，竟打在余謙左腿，余謙毫不動彈。賀世賴知他是真睡，遂大著膽走向窗邊，用手輕輕一彈。王倫、賀氏正在驚顫之間，听得熟睡之聲，不見余謙言語。賀氏極有機謀，正打算王倫出房之計，忽聞窗外輕彈之聲，知是哥哥指點出路。賀氏一想：是個法了。那窗子乃是兩扇活的，用搭鉤搭著。即站起身來，將鏡架兒端在一邊，把搭鉤下了，輕輕將窗子開了，王倫連忙跨窗跳出。王倫出窗之後，賀氏照前關好，仍把鏡架端上，點起銀燈，脫衣蒙被而臥。心中發恨道：“余謙，余謙，你這個天殺的！坐在房門口不去，等我那個丑夫回來，看你有何話說！”正是：畫虎不成反為犬，害人反落害自身。不言賀氏在房自恨。且說王倫出得窗外，早有賀世賴接著，道：“速走！速走！”一直奔到大門，連忙將自己人役喚齊，分付任府門上人道：“天已夜暮，不勝酒力，你家爺亦醉了，現在席上熟睡。等他醒來，就說我們去了，明日再來陪罪吧！”說畢，上轎去了。正是：打開玉籠飛彩鳳，掙斷金鎖走蛟龍。

且說余謙心內有事，那裏能安然長睡。睡了一個時辰，將眼一睜，自罵道：“好殺才，在此做何事，反倒大意睡覺了！”抬頭一看，自窗縫裏射出燈光，自己悔道：“不好了！方纔睡著之時，那奸夫已經逃走了。我祇在此呆坐什麼？倘若任大爺進來，道我貪夜在他房門口何為？那時反為不美。”即將椅子端在一邊，邁步走上前廳，見任、駱二人仍在睡覺。又走到大門，轎子已不在了。問門上人，門上人回道：“方纔王、賀二位爺乘轎去了。”余謙听得，又回至廳上，將任、駱二人喚醒。任正千道：“王賢弟去了麼？”余謙含怒回道：“他東西都受用足了，為什麼不去！”任正千道：“去了罷。天已夜深了，駱賢弟也回房安歇吧！”駱宏勛道：“生平未飲過分，今日之醉，客都散了，還不曉得！以後當戒。”說罷，余謙手執燭臺引路，二人隨後而行。行到任正千房門口，將手一拱，駱宏勛同了余謙往後邊去了。任正千進得房來，回身將門關閉，見賀氏蒙被而睡，說道：“你睡了麼？”賀氏做出方纔睡醒的神情，口中含糊應道：“睡了這半日了。”任正千脫完衣巾，也自睡了。賀氏見他毫無動作，知他不曉，方纔放心，不提。

且說余謙手執燭臺，進得臥房，朝桌上一放，其聲刮耳。心中有氣，未免重些。駱宏勛看了余謙一眼，也就罷了。余謙又斟一杯茶，端到駱宏勛面前，將杯朝桌上一擱，道：“大爺吃茶！”險些兒將茶杯擱碎。駱宏勛又望了余謙一眼，又罷了。余謙怒冲冲的說道：“大爺，以後酒也少吃一杯纔好！”駱宏勛聞得此言，正像父叔教子姪一般的聲口，不覺大怒，喝道：“好狗才！看看自己醉的什麼樣子？反來勸我。”余謙道：“大爺吃酒誤事，小人吃酒不誤事。”駱宏勛道：“你說我誤了何事？”余謙道：“大爺問小的，小的就直說。大爺同任大爺方纔吃醉睡去，賀世賴這個人忘八烏龜與妹子牽馬。王倫同賀氏他兩個人搗得好不熱鬧。”駱宏勛聞得此言，大喝道：“好畜生，你在那裏吃了驪酒？在我面前胡說，還不睡去！”余謙被駱宏勛大罵了一陣，祇落得忍氣吞聲，口內唧唧噥噥的：“我就是胡說！以後那怕他弄得翻江倒海，干我甚事！因他與大爺相厚，我不得不稟。我就不管。我且睡我的去。”正是：各人自掃門前雪，休管他家屋上霜。於是在那邊床上睡去了。駱宏勛雖口中禁止余謙，而心中自付道：“余謙乃忠誠之人，從不說謊。細想起來，真此事。王倫不辭回去，其情可疑。王、賀終非好人，有與無不必管他，祇禁止余謙不許聲張，恐傷任大哥的臉面，慢慢勸他絕交王、賀二人便了。”亦解帶寬衣而睡，不提。

且說王倫、賀世賴二人到家，在書房坐下了，心內還在那裏亂跳。說道：“唬殺我也！”賀世賴道：“造化！造化！若非這個匹夫大醉，今日定有性命之憂！”王倫道：“今雖走脫，明日難免一場大鬧，事已敗露，祇是我與今妹不能再會了！”賀世賴道：“大勢固然如此，據門下想來，還有一線之路。諒余謙那廝醒來，必先回駱宏勛，後達任正千。駱宏勛乃精細之人，必不肯聲張，恐礙任正千體面。大爺明早差一干辦之人，赴任府門首觀其動靜，若任正千知覺，必有一番光景；倘安然無事，就便請任、駱二人來會飲。駱宏勛知道此事，必推故不來，任正千必自來也。大爺陪他閑談，門下速至舍妹處設計。”

一宿已過。第二日早晨，王倫差王能前去，分付如此如此。王能奉命奔任府而來。及至任府門首，任府纔開大門，見來往出入之人無異於常，知無甚事。王倫的家人走到門前，道聲：“請了！”任家門上說道：“王兄，好早呀！”王能道：“家大爺分付，來請任、駱二位爺，即刻就請過去用早點心，俱已預備了。”任府門上回道：“家爺並駱大爺尚未起來，諒家大爺同駱大爺與王大爺至密新交，無有不去之理。王兄且請先回，待家爺起來，小的稟知便了。”於是王能辭別回家，將此話稟復王倫。王倫聞說無事，滿心歡喜。

且說任正千日出時方纔起身，門上人將王能來請大爺並駱宏勛那邊吃點心之話稟上。任正千知道，即遣人到後面邀駱宏勛同往。駱宏勛叫余謙出來回復，說：“大爺因昨日傷酒，身子不快，請任大爺自去吧！”任正千又親自到駱宏勛的臥室問候，駱宏勛尚在床上未起，以傷酒推之。任正千道：“既如此，愚兄自去了。”又分付家人：“叫廚下調些解酒湯來，與駱大爺解酒。”說過，竟自乘轎奔王府去了。

來到王府門首，王倫迎接，問道：“駱賢弟因何不來？”任正千道：“因昨日過飲，有些傷酒，此刻尚未起床，叫我轉告賢弟，今日實不能奉召。”王倫道：“弟昨日也是大醉，不覺扶桌而臥；及至醒時，見大哥同駱賢弟亦在睡覺，弟即未敢驚動，就同賀世賴不辭而行。恐大哥醒來見責，將此情對尊府說過，待大哥醒來稟知。不知他們稟過否？”任正千道：“失送之罪，望賢弟包涵！”二人說說行行，已到廳上，分賓主坐下，吃茶閑談。

賀世賴見任正千獨自來，他早躲在門房之內，待王倫迎他進去，即邁開大步，直奔任正千家內。來到門首，任府門上人知他是主母之兄，不敢攔阻，他一直奔賀氏房來。進得房門，賀氏纔起來梳洗。賀氏一見哥哥進來，連忙將烏雲挽起，出來埋怨道：“我說不是要的，你偏要人做，昨日幾乎喪命！今日王府會飲，你又來做甚？”賀世賴道：“今日王府會飲，任正千自去，駱宏勛推傷酒未起，此必余謙道知，駱宏勛乃精細之人，不好驟然對任正千說知，故以傷酒推辭。愚兄雖然諒他一時不說，後來自然慢慢的告訴，終久為禍。況且他主僕在此，真是眼中之釘，許多礙事處。愚兄今來無有別事，特與你商酌，稍停駱宏勛起身，觀看無人的時節，溜進他房，以戲言挑之；彼避嫌疑，必不久而辭去也。若得他主僕離此，你與王大爺來往則百無禁忌了。”賀氏一一應諾。又叫道：“哥哥，回去對王大爺就說妹子之言，叫他膽放大些，莫要嚇出病來，令我掛懷。”賀世賴亦答應，告辭回到王府，悄悄將王倫請到一邊，遂將授妹子之計，又將賀氏相勸之言，一一說之，把個王倫喜得心癢難抓。賀世賴來到廳上，向任正千謝過了昨日之宴。王倫分付家人擺上點心，吃畢，就擺早席。這且不提。

且說駱宏勛自任正千去後，即起身梳洗，細思昨晚之事，心中不快，吃了些點心，連早飯都不吃。余謙吃過早飯，也自出門去了。駱宏勛獨坐書齋，取了一本《列國》觀看，看的是齊襄公兄妹通奸故事。正在那裏大怒，祇听得腳步之聲，抬頭一看，乃是賀氏大嫂欲來調戲駱宏勛。不知從與不從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